

大公報在港復刊卅周年紀念文集

大公報在港復刊卅周年紀念文集

上卷

留 保 權 版

集文念紀年周十三刊復港在報公大

(卷兩下上)

版 出 報 公 大 港 香

號二四三道詩尼軒港香

售經館分港香館書印務商

號五十三中道大后皇港香

印承廠刷印港香館書印務商

號五十七街仗炮龍九港香

月 九 年 八 七 九 一

元 十 六 幣 港 : 價 定

目錄（上卷）

興觀羣怨說剖析	郭紹虞（一）
中國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	唐蘭（三）
黃侃古音學述評	王力（五）
『韋編三絕』中的韋字音義必須明確	商承祚（一五）
《天問》問例述	姜亮夫（二〇）
顧炎武與驚隱詩社	謝國楨（三二）
《彊村叢書》中所刻『元詞』補正	唐圭璋（四四）
管錐篇（選錄）	錢鍾書（五三）
評黃徹《碧溪詩話》之論杜詩	夏承燾（一七）
顧嗣立與《元詩選》	顧廷龍（二七）

再說比興·····	王季思 (二九)
古來才命兩相妨·····	吳調公 (三九)
試論龔白珍詩的藝術特色·····	萬尊巖 (二六)
沙俄的對外擴張和蘇聯的霸權主義歷史觀·····	黎澍 (二八一)
試論印度古代的六師哲學·····	金應熙 (二八九)
魯迅的世界地位與國際威望·····	戈寶權 (二九)
散文創作談·····	秦牧 (三二)
《小山畫譜》論八法四知·····	俞劍華 (三三)
『絕妙好辭』辨·····	啓功 (四七)
八大山人世系考·····	郭若愚 (五九)
綜論我國宋元時期『青白瓷』·····	馮先銘 (三七五)
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雜考·····	宿白 (三九三)
玄奘年壽考論·····	楊廷福 (四一七)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題名考·····	馮其庸 (四三)
揚州園林概說·····	陳從周 (四七)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	費孝通 (五〇三)
條件反射是誰先發現的.....	吳世昌 (五二一)

目錄（下卷）

談一九七七年回國之行·····	任之恭（五七）
一九三八年的旅行·····	趙元任（五四）
周總理和中美學術交流·····	劉子健（五四）
周恩來總理的五項國際關係原則·····	李振翩（五七）
鐵人——那是你的名字嗎？·····	於梨華（五八）
敦煌禮讚·····	凌叔華（五九）
社會主義民主及法治的面面觀·····	朱養民（六三）
論中國社會將來發展的一些問題·····	鄭延齡（六九）
法國比較法學研究機構與有關中國法律教研工作簡介·····	錢志豪（六三）
憶往事，話今朝·····	胡康（六七）

大公報和我.....	王崇民 (四五)
從世界史看本國史.....	王德昭 (四九)
美洲作物的引進、傳播及其對中國糧食生產的影響.....	何炳棣 (六三)
穆護歌考.....	
——兼論火祆教入華之早期史料及其對文學、音樂、繪畫之影響.....	饒宗頤 (七三)
中國歷史的序幕.....	
——舊石器時代的民族與文化.....	鄭德坤 (七三)
山西侯馬東周遺址出土春秋末期晉卿趙孟主盟的載書群.....	李 棧 (九一)
從《侯馬盟書》看秦始皇統一文字.....	黃六平 (八一)
對一位南宋古典詞人的再評價——《碧山詞》析論.....	葉嘉瑩 (八三)
周清真詞時地考略.....	羅忼烈 (八三)
讀獨漉堂詩別記.....	汪宗衍 (九三)
論乾隆時期的貪污.....	牟潤孫 (九五)
香港的工業化與所得分配.....	夏冷漪 周亮全 (九七)
孕前控制孩子的性別法.....	徐富仁 (九七)

台灣軼事——愛國獎券·····	尋華苓(100三)
-----------------	-----------

編後記

目錄(下卷)

與觀羣怨說剖析

郭紹虞

叙言

有兩種與觀羣怨說：一種是孔丘所講的與觀羣怨說，一種是孔丘以前被壓迫階級的羣衆所體會到的與觀羣怨說。孔丘之說見於《論語》，人皆知之。我的所謂孔丘以前之說，究竟根據些什麼呢？有的。一個是根據列寧的《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一文，講到『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文化』之說，有剝削階級的文化必然會有被剝削階級的文化，這是可以肯定無疑的。那麼何以知道一定是在孔丘以前呢？這也根據孔丘的自供狀得來的。孔丘不是自供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嗎？假使他的話是靠得住的，那末與觀羣怨之說也是有所根據的，所以可說在孔丘之前。

僅僅這兩篇就足夠了嗎？無疑是不够的。於是我再一層一層的分別講去。

孔門詩教

先從孔門詩教談起。孔門詩教，可有兩個不同標準：一個是興觀羣怨說，一個是溫柔敦厚說。興觀羣怨說比較進步，溫柔敦厚說就較為落後。以前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把我的《杜甫戲爲六絕句集解》和《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小箋》合印成冊，當時寫了一篇《後記》，認爲杜詩雖是戲作，但講到『親風雅』却有些進步意義，合於孔門的興觀羣怨說，元氏論詩雖講『知本』，但轉近於儒家的溫柔敦厚說，遂以此定杜、元二氏之高下。據是，可知我對孔門的興觀羣怨說還是比較推崇的。但是，我對孔門這興觀羣怨說却一直有些懷疑的。

懷疑的起因就在於同孔丘的思想不相合拍。首先一個『怨』字就與溫柔敦厚相矛盾。當然，矛盾的兩個對立面是可以轉化的，並不是絕對對立、永遠對立的。所以這個問題，在明末清初之際，一般漢族士大夫再度受到異族的壓迫，處在這樣的環境下，於是如黃宗義、申涵光、王夫之這些人都能在這兩個問題上有較新的見解。

他們首先對於溫柔敦厚說有些懷疑。黃宗義的《萬貞一詩序》謂：『彼以爲溫柔敦厚之詩教，必委蛇頹墮，有懷而不吐，將相趨於厭厭無氣而後已。若是則……人之喜怒哀樂，必喜樂乃爲溫柔敦厚，怒、

哀則非矣。……吾觀夫子所刪，……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忍去者，必於變風變雅歸焉。……怒則掣電流虹，哀則淒楚蘊結，激揚以抵和平，方可謂之溫柔敦厚也。』（《南雷文定》四集一）他為什麼要強調怒哀呢？這就因他所處的時代是個不同尋常的時代，日月無光，山河變色，當然不能再局限於溫柔敦厚的標準了。所以要怒要哀。環境如此，必怒與哀，才是他真性情之流露。稍後，申涵光的溫柔敦厚說就有兩種不同的講法，一種是以『和』來講溫柔敦厚的，另一種是以『不和』來講溫柔敦厚的。以『和』去正『不和』固然是溫柔敦厚；『憤而不失其正』也同樣無妨於溫柔敦厚（《聰山文集》連克昌詩序及賈黃公詩引二文）。所以他的朋友像張葢這樣，行爲不妨狂怪，言論也不妨矯激，但他却引爲同調。民族鬥爭，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階級鬥爭，他們在這個環境裏，不可能再厭厭無生氣，安於和平恬雅的狀態了，所以要用另一種眼光來講溫柔敦厚。其實，這樣講溫柔敦厚已經涉及到興觀羣怨的問題了。

《禮記·經解》出於漢儒所傳，雖也稱是孔子的話，但可靠性畢竟要差一些，那末我們爲什麼不懷疑溫柔敦厚說，反而懷疑興觀羣怨說呢？這就因溫柔敦厚說與儒家思想更接近一些。比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這正是溫柔敦厚的例證。所以溫柔敦厚說倒是合於儒家思想的，而且也是符合儒家復古守舊，循規蹈矩，爲維護周初文化服務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興觀羣怨之說是孔子對詩歌社會作用的總結，這種觀點早已存在於《詩三百篇》中，而溫柔敦厚之說則是後人對孔子詩論的總結，揣摩孔丘的詩論，看到他是怎樣利用詩的社會作用而得出的概括。因此，從儒家的主導思想來看

必然會歸宿到溫柔敦厚一邊，而溫柔敦厚的詩教，實在是一種愚民之術，所以《經解》篇就說『詩之失愚』。學詩以後，一方面要求『溫柔敦厚』，一方面又要求『不愚』，要達到這兩種目標，才算够格，才算是『深於詩者』。本於孔丘的階級思想必然會體現或反映他的這種溫柔敦厚的思想，這原是一些也不奇怪的。

至於興觀羣怨說則不是這樣。一般人總以為孔丘的興觀羣怨說比較合理，還有部分可取之處。可是我們不要忘記，他是站在當時奴隸主階級立場上來論詩的，而他的這種講法，此後又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用來麻醉人民的，也就比孔丘更進一步來歪曲詩的現實意義。於是本來反映現實的作品，被他們這樣一再歪曲，也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因此，我是不是定興觀羣怨說，而是說此說不一定是孔丘創造的，是人民羣衆創造的。孔丘開始利用和歪曲這興觀羣怨說，此後儒家繼之，越說越遠，所以我想揭露這個事實以恢復它的本來面目。

詩和禮的關係

我覺得孔丘的詩教，是從維護周禮（周初文化）出發的，他教人學詩，不是就詩論詩，而是教人進一步學禮。他在教人學詩之後往往繼以學禮。學詩是第一步，學禮就是第二步，不學詩，不過不會說漂

亮的話而已，不學禮就沒法立足於社會（見《論語·季氏》）。因此，他的所謂與觀羣怨說，是不會從文學的觀點來切切實實地討論問題的。爲什麼他會這樣頑固呢？這是不奇怪的。他不是不懂文學，而是他的文學觀所決定的。他的文學觀又是根據他的文化觀來的。他迷戀於周初的文化，所以也推崇周初至春秋間一段的詩歌。可是推崇過甚，就成迷戀，迷戀到頂，便成頑固。孔丘不過沿着這條路走去，以形成他的文學觀而不自知耳。我以爲謂孔門的文學觀，不外二者，一是尚文，二是尚用。究極言之，畢竟更重在尚用方面。尚文只是表面，尚用則是實質；尚文只是手段，尚用才是目的。詩和禮的輕重關係就是在這種關係上加以區分的。

總之，誦詩以後，『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固然失掉『言』的作用；但『授之以政，不達』（均見《論語·子路》），也畢竟失掉誦詩的作用。孔丘論詩是處處離不開政教的應用的。

我們看到孔丘論詩主張之重在禮教，那就可知此後漢宋諸儒對與觀羣怨的注釋，實際上都是根據孔丘溫柔敦厚的思想來作解釋的。而後人的注釋，越到後邊這種反文學的思想也表現得越強烈。因此，我懷疑孔丘的與觀羣怨說，是有所根據的，也即是迷而不作的，很可能他的與觀羣怨說是從民間舊說中得來的，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意見。我們現在分析他的與觀羣怨說，就要一分爲二地看問題，一方面要指出它比較正確的部分，而另一方面又必須指出它的不對之處。他的正確部分，是根據詩人作詩的意見得來的。這種意見在詩人本身不一定算是理論，而在孔丘用來，就成爲他對文藝的理論了。在詩人只提出興

觀羣怨的一些概念，一經孔丘運用，就看到了這些概念所能起的作用。所以原來早有興觀羣怨的概念，但在孔丘必得加上『可以』兩字。『可以』云者就是孔丘看出了它可能起的作用。因此，興觀羣怨的原意是不错的，但孔丘爲了要『復禮』的目的，而歪曲詩人的意思，那就不對了。那末我們究竟怎樣看出它的不對呢？我們就是根據後人的解釋來推斷，並說明這些問題的。

漢宋學者對於興觀羣怨的解釋

興觀羣怨之說見於《論語·陽貨篇》，我們試舉最有代表性的解釋來作一比較：

興——何晏《論語集解》（以下簡稱《何》）『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

朱熹《論語集注》（以下簡稱《朱》）『感發志意』。

觀——《何》『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

《朱》『考見得失』。

羣——《何》『孔曰，羣居相切磋』。

《朱》『和而不流』。

怨——《何》『孔曰怨刺上政』。

《朱》『怨而不怒』。

同樣對四個字的解釋，漢儒孔安國、鄭玄與宋儒朱熹所見不同。一般學者對於興觀羣怨的解釋，也都引用這些舊說。但由於沒有把這種解釋作個比較，所以不會發見它不同之處。我們看到它的不同，於是再研究他們不同的原因，覺得漢儒之說還比較接近古義，而朱熹之說則完全是從孔丘的言語中演繹得來。也即是說：這是溫柔敦厚詩教說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愈離愈遠。先談『興』。《論語·泰伯篇》孔丘有『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之說，這本是孔丘的教育方針，與詩人之所謂『興』並無關係。何晏《集解》引包咸說謂『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這也是闡發孔丘意思，但訓『興』爲『起』，還合一些古義。朱熹本之，強調『興起其好善惡之心』，那末他所謂『感發志意』，就離得更遠了。次談『觀』。興與觀本有聯帶關係，近人的《論語譯注》稱『興』爲培養聯想力，稱觀爲提高觀察力，此說似乎較新，實際還是很舊，因爲與朱注相合，那就是朱熹之所謂『考見得失』，而不是詩人之所謂『觀』。再談『羣』。《譯注》謂鍛鍊合羣性，也與朱注所謂『和而不流』相符合，而這樣講法，也只是孔丘所謂『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與『禮之用和爲貴』（《學而》）之意。所以朱熹之說就是本於孔丘之說而加以闡發者。末論『怨』。《論語·八佾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即是朱注『怨而不怒』之說所本。我們覺得漢人之說如謂『興』爲『引譬連類』，『觀』爲『觀風俗之盛衰』以及『怨刺上政』，多少還合一些詩人之旨。因爲只說『引譬連類』而不說『感發志意』，還

不很突出詩的教育作用；說『觀風俗之盛衰』，還合古時採詩的事實，而『考見得失』則是從人性本善之說而加以發揮，所以才會辨別到詩之性情之有邪有正，說『怨刺上政』，固然沒有強調怨而怒，但比宋人『怨而不怒』之說要好一些。至朱熹之說就離得太遠，簡直是在講理學了。這樣講，溫柔則溫柔了，敦厚則敦厚了，究竟是不是合變風變雅詩人之意，那就很難說了。從這一點講，可知同樣一首詩，可以各人各說，同樣一種關於詩的理論也可以各人各說。假使說朱熹之注更合孔丘之意，那末恰好證明孔丘之論未必完全符合詩人之旨。這是我對興觀羣怨說懷疑的起因。

興觀羣怨說的來源

然而這僅僅懷疑而已。因為還沒有說明為什麼漢人之注反而會比孔丘所說更符合詩人之意的理由。這是不是昔人所謂『寧道周孔誤，不言鄭服非』的流毒呢？這倒不是如此。我們不信朱熹之說，當然也不會片面尊信漢儒之論，因為他們的立場都站在孔丘一邊的。我們只是實事求是，說明兩兩相比，則漢儒之說，多少接近一些歷史真實而已。因此，我們再要追尋孔丘興觀羣怨說的來源，說明詩人之見，比較正確，而漢儒之說也多附會。孔丘的興觀羣怨說，可能就根據詩人之詩，或根據詩人的理論而加以歪曲或發揮的。大抵文學批評與文學的關係，隨它所用的工具而不同。用的是語言，則二者之間雖有先後